

王世义著

情系编辑



G232

24

情系编辑

王世义著



学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系编辑/王世义著. —北京: 学苑出版社, 1999.1

ISBN 7-80060-227-3

I. 情… II. 王…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3762 号

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

争锐图文制作公司照排

高碑店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32 开本 7.5 印张 150 千字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册 定价: 9.00 元

写在前面的话

前年岁末，在欢送我退休的会上，同事们深情地送了我一首歌：《好人一生平安》。歌声响起，我很感动。是啊，“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

我在出版岗位上，先后有 45 年，不算长，也不算短了。其间，不少往事、不少朋友，是值得纪念的。在老领导、老前辈们的教诲和帮助下，我学习做编辑工作，经手编辑的或者复审、终审的书稿，有几百本；编余也应约为青少年编写点小文章，先后收入二十几本书中。退休以后，有时间读些书，思考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这批编辑，为了保证和提高书籍的质量，过去在编辑工作中的不少作法，比如严格审稿、认真加工、注重调研以及加强学习等等，在今天仍是适用的。于是，在老朋友的启示下，我选了十几篇过去写的有关编辑业务方面的札记，今年又陆陆续续新写了十几篇，辑成这本小集子，算是过去岁月的几页记录，一份小结。我希望有少许记述能够对青年编辑起一点参考作用。其中有些内容（例如对铅字排版业务的介绍），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了。但那毕竟是历史上曾

经存在过的，所以我没有删除。

在工作时，我常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这两句诗自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借用这“金”来譬喻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几十年间，我是尽心尽力地“淘”和“漉”的。可惜，所得的“金”太少了。但我此志未渝，只要健康条件允许，我仍愿为好书的问世尽绵薄之力，因为我至今犹情系编辑。

编写这本小集子的过程中，学长蒋曙晨同志给了我许多帮助。老友沈云瑞同志精心设计了封面、扉页。孟白同志担任责任编辑，花费了许多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我期待读者的指教。

作 者

1998年9月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	-----

上篇 编途回望

售书散记	(3)
感谢校对工作	(8)
做技术设计的日子	(13)
记人大新闻系出版班	(17)
一件难忘的往事	(22)
责任编辑的责任	(28)
向读者请教	(32)
编辑放牛	(35)
纪念陈汉楚	(40)
我们的心愿	(45)
我当“守门员”	(47)
从“源头”清污	(53)
情系编辑	(56)

中篇 编辑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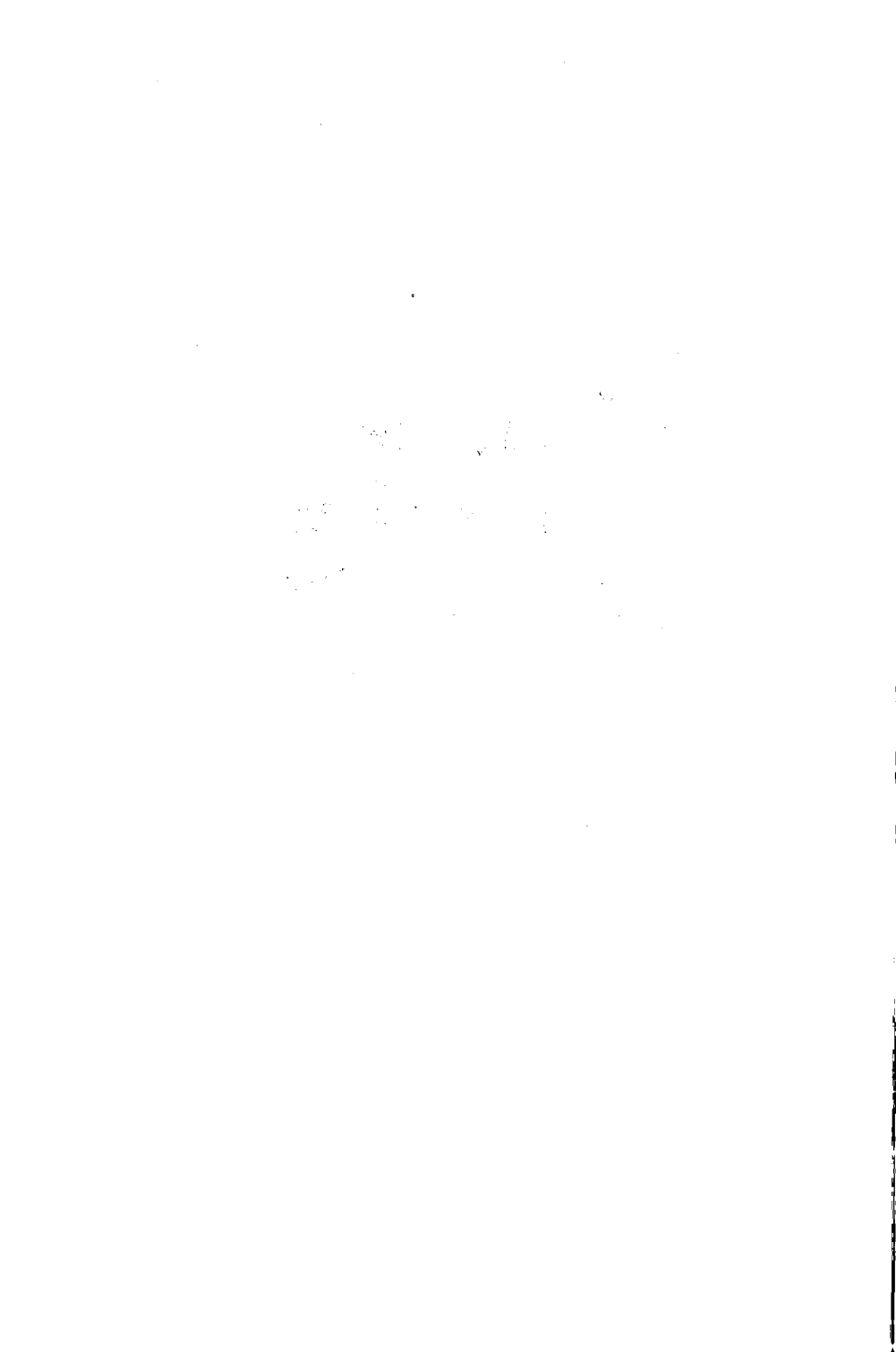
编辑要熟悉一些出版业务	(63)
-------------------	------

政治理论读物的编辑工作	(77)
注重文化积累 求新求精求实	(92)
浅谈编辑加工整理	(99)
审稿七事	(119)
爱护原稿	(128)
宣传改革 改革宣传	(130)
提高书籍质量是我们的永恒主题	(133)
战士的责任重	(138)
坚持三审制	(141)
宣传书是编辑的分内事	(145)
甘为他人作嫁衣	(153)
《祖国》重印后记	(157)
社会主义在中国胜利的记录	(160)
简介《政治学》	(162)

下篇 编余偶拾

送你一块“他山石”	(167)
明珠在你前头闪耀	(173)
第36计 走为上	(179)
谭嗣同	(181)
黄遵宪	(222)
编后记	(235)

上 篇
望 回 途 编



售书散记

我这一辈子，可说是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走上工作岗位的第一站，干的就是卖书。

1951年8月，我从华东团校学习结业，被分配到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

当时，北京成立了青年出版社，它在上海、广州、汉口、沈阳、重庆、西安等地分设营业处。华东营业处设在上海四川北路，一幢三层楼的门面房，楼上办公，楼下是门市部，一百五六十平方米的店堂。

别小看这座店堂。它除了发行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以外，还销售外版书。当时在全国青少年中有很大影响的《中国青年》和《中国少年儿童》杂志，每期出版后，从北京运沪，在这里分寄给华东地区的订户。到这里买书的，有远在朝鲜作战的志愿军，有外省市和本市的学校、机关、工厂、部队，有各界读者。每天开门前，就有不少人在门外等候。

我到门市部卖书，分工范围是少儿读物、音乐美术、“总类”三部分图书，一千多品种，摆满了七八个书架。

“卖书，谁不会？”我起初这样想。干上几天，我就发

现卖书并不容易。

首先要学会打算盘。那年头还没有计算器，计价靠算盘。报到第一天，经理就问我会不会打算盘。他听我回答“不会”以后，随手拿过一把算盘，让我先学加法，从1加1、加2、加3、……一直加到100，总和如果不是5050，那就错了，重新再打。于是，我一有空就劈里叭啦练起来。三个指头并用，中指最不听使唤。一两个读者买两三本书，我开发票时，打算盘还能应付。逢到好几位读者抱着一大摞书站在面前，等我开发票，我就有些心慌手乱，算盘也就常打错。收款的同志发现了，改正以后提醒我，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没法子，只有抓紧练。经过两三个月，才勉强过了加法关。遇上多位乘法，还得用纸和笔算。

在学打算盘的同时，我还必须尽快熟悉分管的一千多种书，包括书名、作者、出版者和大致的内容。否则，读者来问，就会答错。我答错过几次，明明书架上有，我却回答“没有”，让读者失望而去。读者走了以后，我才发现，感到对不住他们，内疚不已。要熟悉书，就得勤看、强记。少儿书本子薄，书脊上多半没有印书名、出版者，找起来更吃力。每天开门营业前，每种书上架几册，要心中有数。这既是为了接待读者，也是为了对付“孔乙己”。

那时，书店都实行开架售书，方便读者，但也给偷书人以可乘之机。几乎每天都发现被偷了书，多的时候，一天失窃二三十本。为了维护国家财产，抓小偷成了我们的一项职责。门市部有位小陆同志，几乎每天都抓到小偷。

他向我介绍了“捉贼经验”：要集中注意力观察，发现偷书者以后别动声色，到书架上去核对存书，等他（她）出了店门才能抓，等等。我运用这些经验获得“战果”，却是3个月以后的事。

11月的一天，一个中年男子走到美术类书架前，先取下《怎样写美术字》，后取下《实用美术讲话》，装作翻看状。不一会儿，他左手往裤袋里塞了塞，右手只剩下一本书了。他放了回去，踱到别的书架前瞧瞧，还同我们的人搭讪几句，然后出了店门。我早看在眼里，连忙往书架上一查，少了《怎样写美术字》，于是连忙追了出去。此时我很紧张：万一抓错了，可就麻烦啦！但是，顾不上那么多了。我截住了他问道：“你刚才看的那本《怎样写美术字》放在哪里了？”他很强硬地回答：“放回去了！”“请你同我去找找。”他无奈回到店内。我直截了当地问：“你刚才放在裤兜里的是什么？”他被迫掏出《怎样写美术字》，但又说是从书摊上买的。可是书的封底明明盖着我店编的书号图章，我当即戳穿，他才不得不承认“拿了你们的书”。首战告捷，自然高兴啰！这以后，多次抓到“孔乙己”，从小学生到大学生，还有教师、无业者。有位中学教师偷了两本小册子，被我们抓住以后，回去写了血书寄来，表示悔过。从形形色色的“孔乙己”身上，我也算看到了社会众生相的一个小侧面。

逢到寄发《中国青年》和《中国少年儿童》的日子，店内分外热闹。傍晚，门市部“打烊”以后，全营业处三十多人迅速吃过晚饭，一齐上阵。楼下、二楼全成了工作

间。折包的，打包的，卷卷的，黏“贴头”（订户姓名、地址条）的，各司其职，紧张有序。通常要到十二点钟左右才干完。从来没有发什么加班费之说，到附近的小面摊上吃一碗阳春面，就算慰劳了。谁也没有怨言，说说笑笑，吃罢回到三楼的集体宿舍。第二天一早，照常上班。此景此情，我至今难忘。

为了增加营业额，我们还走出店堂，到附近的学校、工厂去流动售书，接触到更多的读者，扩大了营业处的影响。

不久，营业处编印了两本书：《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学习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书一上市，就受到欢迎。每天，来买这两本书的读者络绎不绝。外地读者也纷纷寄款来邮购。初版很快售完，接着又重印多次。《共产主义人生观》先后印了106万册。那时，我还没听说过“选题”这个词，也不知道编辑工作是怎么回事，但以一个基层发行人员的眼光来看，已经明白：出书，一定要适应读者的需要。

转眼间，国庆节快到了。我们布置橱窗，印制书签、图书目录，准备特价书，……好一番忙碌！

国庆节那天，我们举着横幅参加全市的庆祝游行。设在马路边的宣传鼓动站的同志，看到我们的队伍走过来，就亲切地喊道：“向青年出版社的同志们致敬！”有所中学的宣传队这样对我们喊道：“你们给了我们不少知识，我们感谢你们！”这是读者的声音！它让我从中深切感受到发行工作的意义。

1952年元旦，华东青年出版社成立。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改为华东青年出版社营业处。4月，发行业务移交给新华书店，营业处撤销。我被调回华东青年出版社。

短暂的8个月的售书生活结束了。从此，逛书店成了我的爱好。每当走进书店，我总感到亲切，常常禁不住想起那售书的日日夜夜。

(1998年3月)

感谢校对工作

1952年5月，我到华东青年出版社工作。

这家出版社，是名副其实的青年的出版社。全社二十来人，除了会计主任年纪在50岁上下，其余的都是二三十岁，洋溢着一股朝气。搞图书出版，大家都是新手。只有唐季平、燕生、叶佐群等几位负责人编过杂志、报纸，对文字工作有经验。好在有个共同的信念把全社凝聚在一起，这就是要做好团的出版工作。

我做校对，还兼搞资料、通联。另有一位同志，抽出一半时间搞校对。加起来不到一个半人，承担起全社的校对任务。

社领导给我们订的指标是：对原稿负责，先做到差错率在一万分之一以内，然后做到完全无错。

“字对字嘛，‘一字不错’不难做到。”带着这种“信心”，我开始了校对工作。十天半月过后，就感到满不是这么回事了。

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坐不住，要练“坐功”。先前搞门市售书，成天大多站着，和不同的读者打交道，虽然也累，但不困。如今，成天坐着，就只一个人，对着原稿，

逐字逐句地读校样，“校异同”。遇上政治类书稿，文字较枯燥，读上个把小时就犯困；遇上文艺类书稿，情节生动，校着校着，思想就开小差，随着稿中主人公走了。见到搞编辑的同志出差去外地，走南闯北见识多，颇为羡慕，情绪也就浮动了。这样，工作时注意力难集中，差错也就难消灭。不少本书稿，我校了几遍，自以为没错了，可是印出来以后，还是被读者指出了错字。有本《优秀团员的故事》，目录上印成《优秀青年团员的故事》，封面、正文、目录不一致，只好印张纸条贴上，既拖延了交书时间，又浪费了财力。差错成了反面教员，让我具体地认识到校对工作的严肃性和重要性。它是保证图书质量的重要工序，做这工作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素养，要认真、细致、专心、耐心。由于认识提高了，责任心加强了，我逐渐能坐得住、钻得进了。

在练“坐功”的同时，还要练“眼功”。“坐功”解决心态、情绪问题，“眼功”解决业务、技能问题。汉字的结构复杂，有些字形似，有些字义近，有些字音同，差别只在细微之处，稍一疏忽，就会让错字漏网。而原稿排版出现差错，常有某种规律。鲁迅说过，校对员要多识字。我这个新手怎样“多识字”？怎样去摸索规律呢？当时，找不到老校对去拜师，偶尔在报刊上读到介绍校对业务的文章，真是如获至宝。要练“眼功”，主要靠边干边学。

在龚大章等同志的启发下，我这样来练“眼功”：一是随手记下校样上出现的排错的字，定期分类整理，加深印象。以后再见到，就容易揪出来。二是多去印刷厂，看

工人师傅怎样拣字、拼版、改样，熟悉些印刷业务。三是自学些语法书，学习标点符号用法，提高自己的语文水平。日积月累，眼心手并用，四五个个月下来，也小结出若干条注意事项。比如：

一、要注意形似音同、容易混淆的字。形似的，有上同下异（例如梁、粱，熊、態），下同上异（例如孟、孟，籍、藉），左同右异（例如傳、傳，網、纲），右同左异（例如明、朋，刺、刺），外同内异（例如屈、届，撒、撒），等等。音同义不同的，则有竟、竞，捡、检，决、诀，等等。

二、要注意错别字。例如，“疲塌（沓）”、“前题（提）”、“鬼崇（崇）”、“模（模）糊”、“走头（投）无路”、“混（浑）水摸鱼”、“按步（部）就班”，等等。

三、要注意常用词排列颠倒。例如，“积极”排成“极积”，“生产”排成“产生”，等等。

四、重要的词语尤其要注意，往往一字之差，意思全反。例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革命”与“反革命”，还有领袖的名字，等等。

五、要注意标点符号的用法是否规范。

六、正文、目录、封面、扉页、版权页上的作者姓名、文章题目要一致。

.....

随着编辑部发稿量的增加，校对任务也繁重起来。一般每月要校四五本，最多的一个月超过 10 本，而且时间